

滿庭閒開梔子花

每個在都市的鋼筋水泥裏苟且過活的現代人，可能都有一個「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的田園夢。沒有田園，有花園也不錯，風動薔薇一院香，也挺養心的。一個多年未見的老朋友，最近在微信上興致勃勃地大談他新買的房子，房子是農民的，在城郊，也不

新，十六年房齡了，而他果斷買下，三伏天幹勁十足地裝修，看中了房子自帶的大花園，園子裏有蠟梅七叢、枇杷、梨樹、橘樹、櫻桃、黃葛蘭各一株。他想像着退休之後，手植香花無數，在院子裏喝茶、吹風，曬曬太陽寫寫字，看着小孫子在花叢裏歡笑奔走，飽經風雨後的退休生活，頓時就無限亮麗明媚起來。

如此桑梓晚景，說起來都是笑。無可免俗地，我也做過一個花園夢。在這個夢中的花園裏，種滿了我鍾情的蔥蘭和梔子，它們潔白地鋪滿小院，從陽台的小徑一直延伸到開滿薔薇的籬笆。月光如水，花們一塵不染，星星般地在我的心頭閃爍。在夏夜的涼風中，我和一隻身長腿短的臘腸狗，靜靜對坐，任憑五月的梔子瀟灑無邊的香氣，一人一狗，或者二三好友，品茶聽琴，於這有香有月的良夜，靜靜地虛度時光。

無事清風送晚涼，滿庭閒開梔子花。愜意如此，此生無憾矣。想得當然好美，可惜我沒有那一畝三分地。上班族也沒那個時間和精力。陽台倒是有一個，於是退而求其次，沒有一院梔子，有幾株也不錯。去花卉市場，一下搬來三株，高高大大的，每枝都結着胖嘟嘟的花骨朵兒，從頭到尾數一數，連藏在葉子底下的也不放過，一共五十三朵花。陽台上，霎時間就變成梔子的海



▶夏天是梔子花的盛花期。
資料圖片



藝苑草
范湘鴻

洋。當夜就盛開三朵，花朵肥碩潔白，清香遠溢。有時我想，梔子花其實是蠻樸素的，花形飽滿但不多變，有點痴痴嬰兒肥的樣子，以其憨態可掬，香氣養人，而令大眾歡喜吧。每見梔子花，必想起紅樓夢裏的史湘雲，總覺得心性天真憨直的湘雲，就是一朵夏夜裏兀自歡喜開放的梔子花。

很愛很愛它，於是上網搜索，梔子喜陰還是喜陽？喜水還是喜乾？還是半乾半濕？喜肥還是喜瘦？曬不曬太陽？多久澆一次水？施一次肥？

好在梔子花不難養，不怎麼管它，隔幾天澆一次水，再用淘米水作肥料，它就茁壯成長起來。梔子接二連三地開花，我的心也開花了。為了自己的花園夢，我養了一隻狗狗，狗狗大名吉吉。身長腿短倒是真的，卻不是臘腸，只是一隻雜交狗兒，有點點臘腸的影子而已。

有梔子，有小犬，萬事俱全，只待月光。等到那一夜，銀漢無聲轉玉盤，月光皎皎，天地空靈，把古琴、琴桌、琴檯搬到陽台上，月光傾瀉而下，照在古琴的黑漆白徽上，反射出柔和的銀光，聞着梔子的芳香，即興彈一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或者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頓時逸興壯飛，心思高遠，心胸無限闊大起來。

我的白底黃花的小狗，靜靜地依偎在腳邊，牠身上不斷傳遞上來的暖氣，和梔子令人心醉的芳香，讓我知道，無爭無慮，與一些生命共度良辰，是多麼美好的事。

為此專門寫下幾句詩：明月光光，梔子芬芳。素顏可喜，慰我衷腸。清風到訪，七弦鳴響。與君相守，其樂樂決。



如是我見
承言

大家是否有想到過如果香港這座城市沒有書店的話，會是什麼樣子？我想，這可能就像黑夜沒有燈光，一個人沒有了靈魂。在香港這座金錢至上的城市，書店以及它所在的行業其實應當是更加珍貴和重要的，它守住這座城市的文化土壤，只是在疫情之下，很多人都忽視了這個業界的生存環境。

一位出版界的前輩前幾日打來電話告知他們正在和同行於一個商場做社區書展，讓我有空去捧下場。後來他告訴我，市道艱難，去年書展取消之後，許多出版社囤積的書籍存貨到現在都沒有消化，於是行業唯有自救，到處尋找地方舉辦社區書展，幫補一下。

了解香港出版行業的人都知道，香港書展對於出版業者來說是全年重要的銷售平台，有些出版社在香港書展期間的銷售就佔據他們全年銷售的一半以

疫情下書商的日子

的，更何況在疫情不穩、入場人次有所限制的情況下，出版社就得權衡是否要為了十萬元的資助而參加今年的書展了。

疫情下，書商不容易，特區政府也有難處，無法做到每一個行業的從業者都滿意。不過，在我看來，除了那些受疫情影響最為嚴重的業界需要支援，例如零售、餐飲、旅遊等，同時對於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行業也應當加大扶持的力度，以出版界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就是其中之一。

上述的措施看起來還不錯，簡單來說，即是去年報名參加的可以拿到一萬五千元，而今年如果書展舉辦，參展商可以拿到十萬元的資助。不過，以我對出版界的了解，這些資助「有好過無」，實則杯水車薪，實際上，有些出版社已經等不到今年的書展就得倒閉。十萬元的資助最多就是負擔書展期間的租金和擺設，但是出版社為了參與書展而備的存貨以及人手肯定是無法覆蓋

的，更何況在疫情不穩、入場人次有所限制的情況下，出版社就得權衡是否要為了十萬元的資助而參加今年的書展了。

疫情下，書商不容易，特區政府也有難處，無法做到每一個行業的從業者都滿意。不過，在我看來，除了那些受疫情影響最為嚴重的業界需要支援，例如零售、餐飲、旅遊等，同時對於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行業也應當加大扶持的力度，以出版界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就是其中之一。

文化產業的重要性並非能夠用金錢去權衡的，如果只是一用一個行業所帶來的GDP價值去判斷其重要性，那麼香港除了金融業之外，其他行業是不是就剩下自生自滅的命運呢？就如前文所述，出版界可以說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土壤，它供養市民精神食糧，為文化工作者提供創作的平台，如果我們不重視這個土壤，我們失去的就是文化，就是這座城市的靈魂。所以，特區政府應當做更多

印度「疫情海嘯」後果難料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一架從印度新德里飛往香港的航班，日前被檢測出班機上多達五十三人確診新冠肺炎，當局還發現第一例檢測出變種病毒的印度男子，傳染到住同一層酒店兩名正在隔離的房客。這架印度班機成為近期香港防疫「外堵」措施的一項壞紀錄，特區政府上周宣布禁止從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等地入境的航班，至少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宣布對印度禁飛。新德里當局經常自詡為「民主大國」的印度，在這場世紀抗戰中，不幸地成為全球最失敗的國家之一。

一向甚少關注印度的本港主流媒體，近日罕有地大幅報道印度新冠疫情：單日逾三十六萬宗確診個案，遠超美國創下的相關紀錄，累計確診人數逾一千八百萬例，連續多日錄得單日因新冠肺炎死亡逾二千人，當中包括兩名美國領事館的當地僱員，重災區首都新德里平均每四分分鐘就有一人染疫亡，由於死亡數字急增，積壓很多遺體，雖然焚化爐二十四小時運作，但仍要等候十二個小時才能火化，一些逝者家屬迫於無奈當街焚燒親人遺體，在城市空曠處、在恆河邊，到處可見焚燒屍體的火堆和埋屍坑位，仿若人間煉獄，有媒體形容，這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以來所見到最慘絕人寰的景象之一。世衛指印度的疫情「令人心碎」，《經濟學人》用「海嘯」來形容印度來勢洶洶的新一波疫情。密歇根大學流行病學家慕克吉（Bhramar Mukherjee）則質疑當局公布的死亡數字，「從我們所做的所有模型來看，我們相信真實的死亡人數是報告的二至五倍」。他認為，到五月中旬，印度每天可能會新增八十萬至一百萬宗確診病例。印度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疫情的「震央」。

其實早在去年印度爆發第一波疫情時，當局就被懷疑報細數淡化疫情，今年三月開始疫情急速反撲，衛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化，孟買封城街頭冷清。
路透社

生官員卻宣稱「印度疫情正在終結」，到四月中旬新一波疫情終大爆發釀成全面失控，當局一方面繼續抑制質疑聲音，Twitter日前承認應印度官方要求，抽起多宗批評政府疫情發布和處理的帖子，包括反對派指出國家醫療系統崩潰、病人因缺乏氧氣設備而死亡等。另一方面，對於中國政府主動伸出援手表示願意提供醫療氧氣設備等物資協助抗疫，印度當局最初反應冷淡，寧願捨近取遠向美歐及其他國家求助，當地輿論也指接受北京援助等於承認印度抗疫輸給中國云云。

政治凌駕抗疫、決策失誤和公共醫療基礎設施嚴重落後，是印度爆發「疫情海嘯」的主要原因。總理莫迪不顧當地發現變種病毒推高疫情，月初到西孟加拉邦舉辦大規模競選集會，為所在印度人民黨（BJP）拉票，意圖奪取該邦執政地位。當局還允許數百萬朝聖者湧向恆河慶祝傳統節日，新聞圖片所見，密密麻麻的朝聖者，幾乎看不到有一個人戴口罩，以為河水可以洗去污穢包括病毒。還有，印度是疫苗生產大國之一，今年以來已向幾十個國家和地區贈送疫苗，這算得上是一項國際善舉，但反觀印度國內，近十四億人口迄今僅不

足一人接種疫苗，政府疫苗外交優先於國民防疫，現在反倒要接受外國支援疫苗。

印度是一個貧富懸殊非常嚴重人口大國，而政府對醫療系統長期投入不足，這次疫情海嘯，不僅令印度公共醫療設施嚴重落後的殘酷現狀暴露無遺，更對印度的經濟民生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後果實難預料。在官方公布單日確診病例連續多日突破三十萬宗之後，莫迪不得不承認「這一波疫情已經動搖了整個國家」。

印度近一二十年經濟有長足發展，名列「金磚五國」之一，而新德里的政治人物喜歡自稱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以此顯示比同樣歷史悠久的鄰國競爭對手更有道德高地。但對老百姓來說，比起所謂道德高地，可能政府治理國家的能力更關乎切身利益，特別是在應對重大危機的時候。提出「歷史的終結」觀點的學者福山去年分析中國抗疫成功的原因，他認為一國抗疫成功與否的要素在於國家有沒有「強而有力的政府」與「有效的醫療政策」。印度抗疫失敗，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福山上述觀點。印度民眾似乎已對當局失去信心，一名印度學者日前作客鳳凰衛視節目時，數度哽咽呼籲國際援助。

理髮

我想給女兒買一把梳長髮的梳子，用德語說「梳子」，是一個由「頭髮」加「刷子」兩個詞組成的一個合成詞。當我剛輸入了「頭髮」以後，自動提示的搜索單詞立刻出現了「頭髮剪刀」「頭髮剃刀」，也就是理髮剪和理髮推子一類的東西。

這個自動提示的順序顯然是按照搜索頻率而定的。我忍不住想笑，看來德國人被封鎖逼得自己要理髮了。這絕對是真的。我想起前幾天柏林閩密給我發的照片，她老公給兒子剪的頭髮，坑坑窪窪參差不齊。小男孩一副不滿意得快哭的樣子，旁邊親自操刀的親爸已笑得直不起腰。

是啊，一轉眼，離德國首次封鎖已整整一年了。

回想起來，去年的第一次封鎖，以及整個夏天秋天的疫情限制中，關了餐館，關了酒店，關了商店。然而，理髮店卻作為「必要」的特殊需要商店，和超市、加油站及藥店一起成為了極少的被允許開放的商店。

最初我是有點無法理解的。理髮？有那麼必須麼？想起以前當留學生的時候，覺得國外理髮店貴，每年回國理一次髮。在國外，長髮飄飄的男生不也很多麼？幾個月不理髮問題也不大。所以，讓理髮店一直開放，讓我對德國人在髮型這個問題上有了新的認識。原來，理髮，這麼重要。

我們一家四口理髮可能跟其他家庭不大一樣。我在柏林機緣巧合認識了一位日本理髮師，這位年輕小伙子最開始在一個理髮店打工，下班以後接一些上門服務的私活兒，物美價廉。我家正好

在他下班回家的路上，他便順路過來接個活兒，來為我們剪髮。這樣我們省了一家四口等在理髮店理髮的時間，無非就是需要自己清理一下剪下來的頭髮。

最近一次約這位理髮師來我們家卻頗費周章。

這得從去年冬天聖誕前的那次封鎖說起，那是第一次封鎖限制令裏關閉了理髮店。這一關便是三個月，總算在三月迎來了解封，各個理髮店的預約爆滿，很多都已經約到了五月初。我們的理髮師也毫不例外忙得不亦樂乎。看是在老顧客的份兒上，他總算在某一個下班稍微早一點的工作日來到我們家，為我們都理了髮。我特意跟他說，盡量剪短一點吧，下一次又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剪了。

果然，解封後的德國疫情迅速惡化。政府立刻又頒布的新的規則，其中對理髮店的要求是，理髮的客人必須有當天的新冠測試陰性證明。這意味着理髮前還得去測試中心排隊做新冠測試，實在是折騰。與此同時，理髮師也都不允許擅自去客人家上門服務了。

我看了看兒子的頭髮，上次剪得短短的，現在還沒長太多。很好，至少還可以堅持一個月甚至兩個月。而先生的頭髮，因為上次剪的時候他考慮到美觀，沒捨得讓理髮師「下狠手」，他額頭前的頭髮已經長長遮住了眉毛。他甩甩頭髮說：「就這樣吧，大不了別個夾子！」

確實也無所謂，這疫情期間，柏林大街上，就沒見幾個髮型收拾得完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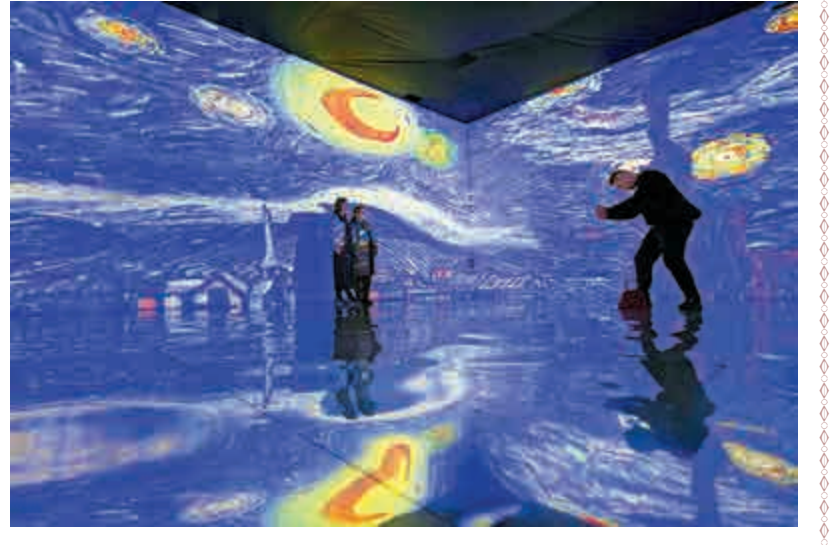
柏林漫言
余逾

與「梵高」互動



市井萬象

「梵高來了！藝術互動展」日前在湖南長沙美侖美術館開展。展覽立體還原展示了梵高作品，讓參觀者沉浸在梵高的藝術世界中。



中新社